

傳法正宗論卷第三

法三

藤州東山沙門譯

契嵩著

第一篇

隋唐來達磨之宗大勸而義學者疑之頗執付法藏傳以相發難謂傳所列但二十四世至師子祖而已矣以達磨所承者非正出於

師子尊者其所謂二十八祖者蓋後之人曲說禪者或引寶林傳證之然寶林亦禪者之書而難家益不取如此呶呶雖累世無以驗正吾嘗病之因探二傳竊欲質其是非及觀所謂付法藏傳者蓋作於後魏出乎真君毀佛之後梵僧吉迦夜所譯視其各傳品目而

祖代若有次第及考其文則師資授受與其所出國土姓氏殊無本末其稍詳者乃其旋採於三藏諸部非其素爾也大凡欲爲書序人世數前後必以其祖禰父子親相承襲爲之効又其人姓族州土與其事之所以然皆不失端倪使後世取信乃謂之史傳今其書

則謂之傳其事則不詳若其序彌遮迦多佛陀難提比羅長老至于婆修槃陀摩拏羅鶴勒那夜奢與師子羅漢者七祖師皆無其師弟子親相付受之義而佛陀難提鶴勒那與師子三祖最缺前傳既不見所授而後之傳但曰次付次有復有某比丘云云付受果不

分明詳備又何足爲之傳而示信於後世耶其傳師子比丘謂罽賓國王邪見因以利劍斬之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此便絕吾謂此說大不然也嘗試評之如其爲迦葉傳曰佛垂滅度告大迦葉云我將涅槃以此深法用屬累汝汝當於後敬順我意廣宣流布無令斷絕然則後世者既承佛而爲之祖可令其法絕乎又拘多傳謂其意欲涅槃特以提多迦未誕待其生付法方化其傳迦那提婆謂以法勝外道遂爲外道弟子所害提婆乃忍死說其風報以法付羅睺羅方絕今師子既如拘多提婆爲之祖豈獨便死而

不顧法邪夫承如來作出世之大祖非聖人不可預焉今師子預之是必聖人也安有聖人而不知死於夙報知其死又奚肯不預命而正傳其法使之相襲為後世之師祖邪縱其傳法相承之緣止此聖人亦當預知以告其絕苟不知其死而失傳失告又何足列於

法三

二

祖而傳之乎與之作傳固宜思之假令梵本素爾自可疑之當留其闕以待來者烏得信筆遽為是說起後世諍端以屈先聖可不懼乎傳燈錄曰昔唐河南尹李常者嘗得三祖璨師舍利一日飯沙門落之因問西域三藏僧憐那曰天竺禪門祖師幾何憐那曰自大迦葉至乎般若多羅凡有二十七祖若叙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之四世自二十二入總有四十九祖若自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三十七世常復問席間耆德曰余嘗視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于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空有其名者此何以驗之適有六祖

弟子號智本禪師者對曰此因後魏毀教其時有僧曇曜於倉黃中單錄乎諸祖名目持之亡於山野會文成帝復教前後更三十年當孝文帝之世曇曜遂進為僧統乃出其所錄諸沙門因之為書命曰付法藏傳付法藏傳亦云曇曜所撰其所差逸不備蓋自曇曜逃難已來而致然

也以吾前之所指其無本末者驗今智本之說誠類採拾殘墜所成之書又其品目曰某付某果所謂單錄非其元全本者也若寶林傳者雖其文字鄙俗序致煩亂不類學者著書然其事有本末世數名氏亦有所以雖欲竊取之及原其所由或指世書則時所無有

法三

三

或指釋部又非藏經目錄所存雖有稍合藏中之云者亦非他宗之為余常疑其無證不敢輒論會於南屏藏中適得古書號出三藏記者凡十有五卷乃梁高僧祐之所為也其篇曰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錄記祐自序其端云唯薩婆多部偏行於齊土蓋源起天竺

流化剎賓前聖後賢重明疊耀自大迦葉至  
乎達磨多羅凡歷二卷總百餘名從而推之  
有曰婆羅多羅者與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之別名同也其義見於本傳有曰弗若蜜多者與乎二  
十六祖不如蜜多同其名也有曰不若多羅  
者與乎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同其名也有曰

達磨多羅者與乎二十八祖菩提達磨法俗  
合名同也其義見於本傳其他祖同者若曰搆多堀或  
上字同而下異或下字異而上同或本名反  
而別名合者如商那和脩曰舍那婆斯之類  
是也此蓋前後所譯梵僧其方言各異而然  
也唯婆舍而下四祖師其同之尤詳其第一

卷目錄所列凡五十三人而此四祖最相聯  
屬而達磨處其末此似示其最後世之付受  
者也其所列真數之多者蓋祐公前後所得  
諸家之目錄不較其同異一皆書之雜以阿  
難師子尊者所傍出諸徒故其繁也如祐序  
曰先傳同異並錄以廣聞後賢未絕製傳以

補闕然其大略與寶林傳傳燈錄同也若祐  
公者以德高當時推為律師學而有識而人  
至于今稱之然其人長於齊而老於梁所聞  
必詳今其為書亦可信矣以之驗師子比丘  
雖死而其法果有所傳婆舍而下四祖其相  
承不謬不亦大明乎傳燈所載誠有據也嗚

呼祐之書存于大藏周天下其幾百年也而  
未始得其所發將古人之不見乎而至人之  
德其晦明亦有數耶然吾考始譯斯事者前  
傳皆曰初由中天竺國沙門號支疆梁樓嘗  
往剎賓國於其國之象白山會達磨達比丘  
其人老壽出於常數乃師子祖傍出之徒支

疆因以師子之後其法興衰問之達磨達曰  
如來之法傳大迦葉以至吾師子大師然吾  
師知自必遇害未死預以法正付我同學南  
天竺沙門婆舍斯多亦名婆羅多那寶林傳云  
此云多那蓋譯有楚夏耳復授衣為信即遣之其國其  
人方大為佛事于彼支疆曰然我識其人也

支疆遂以前魏陳留王曹奐之世至于洛邑  
初館白馬寺時魏室方危奐憂之數從問其  
與亡支疆皆以隱語荅之因會沙門曇諦康  
僧鎧輩譯出衆經及諸祖付受事迹傳于中  
國以此驗知中國先有祖事非權輿於付法  
藏傳耳然支疆譯出其事至平拓跋燾誅沙

門歷百九十餘年矣而支疆之說固已傳於  
世也吾料其百九十餘年之間必復有傳其  
事而東來者祖數益添已不止於二十五世  
矣但不辨其傳來何人耳吾近以禪經驗當  
時添祖數必矣蓋吉迦  
夜曇曜當其毀教之後資舊本先為其書雜  
衆經以其國勢揚之其時縱有私傳其事者

固不如曇曜所發之顯著也後之人不能尋  
其所以徒見其不存於藏中即謂曲說又後  
世天下數更治亂雖復得之者或南北相絕  
或歲月益遠其書既素無題目或譯人之名  
亦亡以之為書者復文詞鄙俚飾說過當故  
令學者愈不信之又云有剽賓沙門那連耶

法三

五

舍者以東魏孝靜之世至鄴而專務翻譯及  
高氏更魏稱齊乃益翻衆經初與處士萬天  
懿譯出尊勝菩薩無量門陀羅尼經因謂天  
懿曰西土二十七祖亦尊此經復指達磨其  
所承於般若多羅謂此土繼其後者法當大  
傳乃以識記之復出已譯祖事與天懿正之

而揚銜之名系集亦云耶舍嘗會此東僧曇  
啓者于西天竺共譯祖事為漢文譯成而耶  
舍先持之東來然與支疆之所譯者未嘗異  
也夫自七佛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其  
出於支疆之所譯也益至乎二十七祖與二  
十八祖達磨多羅西域傳授之事迹者蓋出

於耶舍之所譯也推寶林傳燈二書至於曇  
曜其始單錄之者其本皆承述於支疆耶舍  
二家之說也但後世人人筆削異耳曰支疆  
何以得如此之詳耶曰支疆中天竺人也其  
去師子尊者之世至近而相見婆舍斯多又  
得與達磨達論之故其所知備也若出三藏

記者蓋別得其傳於齊梁之間耳僧祐曰薩婆多部源起於天竺而流化於蜀賓蜀賓國者蓋師子祖所化之地亦其遇害于此祐之言詳也又曰此部偏行於齊土者祐齊人也

是必西人先達磨東來而傳之於齊祐於其國遂得之為書但亡其譯人之名耳不然則祐何從而傳耶苟謂震旦禪者為之而祐之時何嘗稍有達磨之徒耶又何出乎薩婆多部而律者書之乎大凡辦事必以理推必以迹驗而然後議其當否反是雖有神明如著龜將如之何昔神清譏禪者廼曰達磨聞其二弟子被秦人擯之廬山乃自來梁梁既不

信以望氣遂之于魏因引師子尊者死時當此齊世而達磨遣二弟子適屬乎晉遂以其年代相違而折之夫師子之死也乃當前魏廢帝齊王之世以甲歷計之當在丁卯齊實林傳云已卯齊王者亦魏王曹芳所封之號也清輒以為後之南齊注清之書亦曰其所謂被擯於秦人者蓋佛馱跋陀也跋

法三

六

陀誠達磨法門之猶子也謂聞其被擯遂自來梁夫祖師所來乃順大因緣以傳佛心印豈獨以二弟子被擯而至耶此言非理清安可輒取以資其相非然斯不足裁也若清曰但祖師之門天下歸仁焉禪德自高寧俟傳法然後始為宗教者歟清之言苟簡也昔如

來將化謂大迦葉曰吾以正法眼付囑於汝汝宜傳之勿使斷絕然則大聖人欲其以正法相承自我為萬世之宗以正眾證以別異道非小事也今日寧俟傳法以為宗教豈吾徒之謂乎而必執付法藏傳以辨二十八祖者謂後世之曲說又不能曉達磨多羅是其法俗合名以謂非今菩提達磨者何其未之思也夫讀書不能辨其道之真偽究其事之本末曷異乎市人鬻書雖更萬卷何益其所知清自謂能著書發明而學也如是之不詳豈謂高識乎若寶林傳其所載諸祖之傳受相承名氏異同與其所出之國土者大體與

他書同果是也吾有取焉但其枝細他緣張  
皇過當或煩重事理相反或錯悞舛殆不  
可按是必所承西僧泛傳不審而傳法之者  
不能裁之吾適略而不取也亦禪者朴略學  
識不臻乃輒文之迂踈倒錯累乎先聖真迹  
不盡信於世其雖欲張之而反更弛之夫著

法三

七

書以垂法於無窮固亦聖賢之盛事也安可  
妄為後世之徒好欲自名竊取古人之物而  
競為其說如此者何限吾常為之太息雖不  
能高文慷慨皆欲刻衆煩雜使大聖人之道  
廓然也適以禪律諸家之書探其事實修而  
正之其理不當而其言冗偽者則削之其舊

雖見而不甚備者則採其所遺以廣之斷自  
釋迦如來至此第六祖大鑒禪師總三十四  
聖者如來則為之表次聖則為之傳及大鑒  
之後法既廣傳則為分家略傳諸祖或橫出  
其徒者則為旁出傳其人有論議正宗得其  
實者則為之宗證傳與其前後所著之論凡

四十餘篇并其祖岳勒為十二卷命曰傳法  
正宗記

第二篇 此篇并後卷  
二篇是續作

余昔引出三藏記所載四祖師者以質付法  
藏傳之謬遂為書迄今七年矣然出三藏記  
所錄者槩見耳猶恐其未能斷天下之苟諍

適睹禪經及修行地不淨觀經序而傳法衆  
聖果二十八祖備矣婆舍斯多而下四祖師  
其名昭然若揭日月僧祐所錄誠有根本而  
吉迦夜缺傳益不足考也學者相黨其訛訕  
亦可息矣夫禪經者蓋出於菩提達磨而佛  
馱跋陀羅所譯廬山慧遠法師序之 本經其序或  
亡出遠名唯

出三藏記見  
之最詳也不淨觀經其序亦宋僧慧觀之所著

達磨者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佛馱跋陀羅  
乃佛大先之弟子而達磨法門之猶子也慧  
遠法師蓋承於佛馱跋陀羅又跋陀之弟  
子者也其所說其祖與宗固宜詳而備之也  
禪經曰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難尊

者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此即商那和修也尊者優波崛

即拘多也尊者婆須蜜尊者僧伽又靈隱藏經於僧伽下寫為又字初即取其又字之義尊者摩拏

後見他處經曰僧伽羅又乃省前又字誤耳然僧伽羅又即吾宗師子祖旁出之祖也辨在吾解經之文內甚詳尊者摩拏

羅五嘗辨此當是稱二十五祖邊羅多羅其謂又尊者是以二十五祖又承羅十四祖師子其相繼未嘗絕也今其經本或云達磨多羅蓋後世傳寫之誤也若達磨多羅即其說經之人乃不若多羅傳法之弟子也豈有弟子說法而先於其師自稱尊者耶焉為達磨多羅者亦字與婆須蜜多羅相近故也古德亦有辨此謂是摩拏羅恐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羅但多蜜字與傳燈錄諸說異耳諸

持法者以此慧燈次第傳授我今如其所聞而說是義若夫禪經所稱尊者大迦葉者此吾正宗之第一祖者也其曰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羅者此吾正宗之第二十七祖者也與其弟子說經之者達磨多羅者乃吾正宗之第二十八祖者也以寶林傳燈衆說所謂二

十八祖者相與較其名數未嘗差也禪經不以其次第而一一稱乎諸祖之名者必當時欲專說法略之而然也但示其首末之人則餘祖在乎其中可知也修行地不淨觀經序曰傳此法至剎賓剎賓即師子祖所化之國也轉至富若蜜多即不如富若蜜多亦盡諸漏具足六通後至其

弟子富若羅即般若多羅也亦得應真此二人於剎賓中為第一教首按寶林傳燈云此二尊者盛化東天竺南天竺此宗首也或恐二人亦富若蜜多去世已五十餘年弟子去世二十餘年慧觀乃跋陀弟子也此二人同終於宋今慧觀經序推其承法宗祖與跋陀盧山所譯並同但其經題目雖異又推富若蜜多富若羅二祖師入滅之年與寶林傳燈二書前後相若詳此或慧觀於跋陀之後重譯其經之文而自序之或承其說傳富若羅入滅以書之或寶林慧觀所聞於西僧者其部類宗計各不同或五世傳不的或傳至此二代賒遠重經滅教而傳焉者悞致其差舛耶但取其承法宗祖真

正入滅之年雖稍差亦不甚妨如象家說佛生日不尋宜可便謂非吾佛也按慧觀傳云跋陀終在元嘉六年而慧觀元嘉十三年方製勝鬘經序知慧觀在跋陀之後曇摩多羅菩薩即達磨多羅也與佛陀斯那即佛大俱

共諮得高勝宣行法本佛陀斯那化行剎賓為第三訓首其序亦與遠公序皆見於出三藏記第九卷若慧觀所謂富若蜜多者亦吾正宗之二十六祖也所謂富若羅者亦吾正宗之二十七祖也所謂曇摩多

羅菩薩者亦吾正宗之二十八祖也所謂佛陀斯那者即菩提達磨同稟之佛大先者也其所謂傳此法至剎賓轉至富若蜜多者蓋謂二十四師子祖始傳至于剎賓而更自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展轉而至乎二十六祖矣其不必皆列乎師子斯多二祖師之名者文

法三

法三

法三

欲略也但二書文字稍異或具或略與今宗門衆說小差蓋其譯有楚夏耳按慧皎高僧傳云佛馱跋陀羅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者也傳或為先字羊悞也始在剡賓以僧智嚴所請遂與之東來初詣羅什於長安每與什議論相得甚善嘗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邪

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羨談尋為秦僧以事苟排跋陀遂來廬山遠法師為其致書解擯因從之譯出禪經僧祐出三藏記傳跋陀亦曰於廬山與遠公譯出禪數諸經今國朝印本禪經其端題曰東晉三藏佛馱跋陀羅譯此明其與遠公同譯是也所謂跋

陀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者佛大先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受法之弟子與菩提達磨蓋同嗣之弟兄也故遠公序禪經曰今之所譯出自達磨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雋禪訓之宗寶林傳曰佛大先乃跋陀之弟子菩提達磨始亦學小乘禪觀於跋陀後與大先

皆稟法於般若多羅若夫大小乘互為其師弟子如鳩摩羅什般頭達多之類西域多有豈達磨等始亦稍問禪觀於跋陀其後跋陀却悟大法於達磨耶而致二書之言如是也然彼雖小法亦恐聖人示必有師承耳若記傳謂達磨乃觀音垂跡方七歲即知四韋陀

典五明集慕法遂博通三藏尤工定業又何必資學於人耶夫寶林傳之說與禪經誠相近但其序致似倒耳或寶林西僧傳之者未精乎以禪經斷之理無師傳其弟子之經也今跋陀傳譯達磨禪經而跋陀乃達磨之徒吾固以慧皎遠公之言為詳推此則跋陀果

佛大先之弟子而達磨之法姪慧觀經序亦曰曇摩羅以是法要傳與婆陀羅也婆陀羅即跋陀羅也蓋天竺未見其傳法寶林未可為據今佛馱跋陀傳其諸父之經列其祖師之名氏固亦親矣不謬也寶林傳曰佛馱跋陀嘗謂遠法師云西土已有二十七祖而不若多羅方化于南天竺國者

此其効也不若多羅尚在達磨未繼世作祖故未稱之佛馱跋陀傳云跋陀既為秦僧所擯遂與其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智從谷初無異色驗此則慧觀序述其宗祖抑亦得之於跋陀也詳其序意則不淨觀經宜與禪經一也但未見其元本不即裁之考跋陀譯經之時方在晉安義熙七

八年之間而菩提達磨來梁適在普通之初其歲數相前後不啻百年是蓋達磨壽考出於常數而然也故梁武碑達磨曰厥壽百五十歲續高僧傳亦如此云梁帝蓋以人事而言之耳若其死葬而復提隻履西歸又安可以歲數而計其壽考邪吾嘗推跋陀譯經之年而達磨當是

方二十七歲耳酌其演說禪經固在其已前矣序曰西域之雋禪訓之宗者是必跋陀知其聖人與世有大因緣當襲禪祖預與遠公言之也然跋陀自亦不測之人宜其知達磨之聖人也若夫傳法衆聖其事迹始自支疆梁樓譯出為書曰續法傳會拓跋燾毀教支

法三

十一

疆之書遂逸其後有曇曜吉迦夜董復綴成書其所載或全或缺更後世周武唐武宗毀教其書又亡又後世者雖復採拾各以為書而全缺益差古今辨此雖衆援引煩雜皆不足斷不若以今禪經與慧觀之序證之為詳然世之所執以諍吾宗門者其最推付法

藏傳耳今考其書蓋成於後魏延興之二年而佛馱跋陀所譯禪經乃出於晉安義熙七八年之間而義熙前於延興已六十二載矣譯禪經在義熙七年蓋按僧祐出三藏記跋陀傳云至廬山自夏迄冬許復西適江陵付法藏傳後出於延興二年即見於其書之端如此則禪經誠先見於南朝而付法藏傳後出於北朝毀教之後耳今

獨執其一方後出補亡之書以抗其先見之全本者可為當乎說者曰支疆梁樓先作續法傳元有二十五祖至婆舍斯多謂傳法之人不自師子比丘即絕又曰吉弗煙與曇曜同時別修此為五明集蓋廣乎付法藏傳者也吉弗煙亦吉迦夜也亦謂有二十七世不止於師子祖而已矣其所以缺

者蓋曇曜初遇魏武毀法之難倉卒單錄奔  
窳山澤而亡之也以今禪經與慧觀之序所  
備二十八祖驗其所謂元有之者果是而相  
傳不謬也其過誠由曇曜之所致也五明集  
亦不復見雖有稍得之者或別命其名目如  
寶林傳聖胄集之類又不列譯人之名氏後

世復不能考其實但以曇曜先綴集者輒與  
吉迦夜兩出其名然迦夜之書非其正本固  
可見矣學者不識但視其書曰師子比丘為  
劉賓國王邪見因以利劍斬之頭中無血唯  
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此便絕乃以為然殊不  
料昔之學輩黨宗故為此說相殘以起後世

者不信假令其實無相付法之人而識者直  
筆但不書其承法之者而人亦自見其闕矣  
何必輒書其便絕耶然其言酷且俗誠滅教  
之後不逞者幸其前傳亡本因師子之事而  
妄為之嗣託乎梵僧吉迦夜之名以行然吉  
迦夜亦名吉弗煙諸家謂其嘗著五明集不

十二

止乎二十四世以此驗付法藏傳託之迦夜  
不其然乎縱曇曜當時不為亦周武毀教之  
後而其人輒作必矣不爾則禪經與出三藏  
記皆備而此何特無耶吾謂其謬書可焚也  
即付法  
藏傳

傳法正宗論卷第三

法三

傳法正宗論卷第四

法四

藤州東山沙門釋

契嵩著

第三篇

客有謂余曰我聞正宗以心傳心而已矣而  
子必取乎禪經何謂也曰吾取禪經以其所  
出祖師名數備有微旨合吾正宗廬山大師  
祖述正宗尤詳而慧觀之序亦然吾書乃推  
以為證耳吾非學禪經而專以為意也客曰  
祖師之名數則見之矣而廬山祖述尤詳者  
何謂也曰按僧祐出三藏記所錄曰廬山出  
修行方便禪經統序釋慧遠述及考其序求  
其統之之意者有曰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為